

湘妃是鲛人吗？

人鱼是能吃的

古代典籍中,自《山海经》始,人鱼记载不绝,但往往只言片语,并无系统。最开始,无论《山海经》还是《搜神记》,人鱼只是似有人形,或似有人声,如“婴儿啼”,没有人性,可以食用。

《山海经》多处提到人鱼。《北山经》有人鱼:“又东北二百里,曰龙侯之山,无草木,多金玉。决决之水出焉,而东流注于河。其中多人鱼,其状如鲈帝鱼,四足,其音如婴儿,食之无痴疾。”《南山经》有赤魮:“其中多赤魮,其状如鱼而人面,其音如鸳鸯,食之不疥。”

17世纪比利时人南怀仁在《坤輿图说》记述过一种西楞鱼:“大东洋海产鱼名西楞,上半身如男女形,下半身则鱼尾,其骨入药用,女鱼更效止血,治一切内伤瘀损等症。”

人鱼还会被用来炼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:“始皇帝之葬也,以人鱼膏为烛”。《水经注》中是这种人鱼膏取自鲛鱼:“声如小儿啼,有四足,形如蛟鼉,可以治牛,出伊水也。”

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鲛鱼的食物,今人看来可斥为虐食。“峡中人食之,先缚于树鞭之,身上白汗出如杓汁,去此方可食,不尔有毒。”日本漫画家高桥留美子的《人鱼之森》,人鱼少女被人类捆起来,吃了她的肉,可能食之长生更可能暴毙。

《镜花缘》中的人鱼,同样叫声如儿啼。“那鱼鸣如儿啼,腹下四只长足,上身宛似妇人,下身仍是鱼形。”鲈帝鱼和鲛鱼就是娃娃鱼,《本草纲目》中又作“孩儿鱼”。《酉阳杂俎》中有种懒妇鱼,特点也差不多:“非鱼非蛟,大如船,长二三丈,色如鲇,有两乳在腹下,雌雄同体,取其子著岸上,声如婴儿啼”。据说懒妇鱼是妇人所化,也能炼油,“杀一头得膏三四斛,取之烧灯,照读书纺织辄暗,照欢乐之处则明。”此类笔记有偏见。《南越笔记》中懒妇鱼成了两栖类,陆地上似山猪,入海化为巨鱼,“名曰奔鲜”。

懒妇鱼应是江豚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江豚“鱼出九江,有两乳”,古人早认识到江豚是哺乳动物。曹操在《四时食制》中做过研究:“大如百斤猪,黄肥,不可食。”

和人交往为报恩

东汉郭宪《汉武洞冥记》中,鲛人出现了:“昧勒国在日南,其人乘象入海底取宝,宿于鲛人之宫,得泪珠,则鲛人所泣之珠也,亦曰泣珠。”

《山海经》和《礼记》均提到过南海边的“雕题”人。晋代郭璞曾注说,雕题即“点涅其面,画体为鳞采,即鲛人也”。依次说法,鲛人不是有鳞,是文身。

《搜神记》中,鲛人不仅能泣珠,还会纺织。“南海之外,有鲛人,水居如鱼,不废绢绩,其人能泣珠。”又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博物志》载:“鲛人从水出,寓人家,积日卖绢。将去,从主人索一器,泣而成珠满盘,以与主人。”有了“鲛人报恩”的说法。

在《搜神记》中,不只鲛人会以珠报恩,还有不少鬼怪赠珠报恩的故事:

隋侯行,见大蛇伤,救而治之。其后蛇衔珠以报之,径盈寸,纯白而夜光可烛堂,故历世称为隋珠焉。

吴王夫差女名玉,死亡,童子韩重,至冢前哭祭之,女乃见形,将重入冢,遗

径寸明珠。

有玄鹤为弋人所射,穷而归隍参,参收养,疗治疮,疮愈而放之,后鹤夜到门外,参执烛视之,鹤雌雄双至,各作明珠以报参焉。

与鲛人赠珠最为相近的,是《三秦记》中的故事:“昔有人钓鱼,纶绝而去,遂通梦於汉武帝,求去钓,帝明日戏於池,见大鱼衔索,帝曰:岂梦所见耶,取而放之,间三日,池边得明珠一双,帝曰:岂非鱼之报耶。”

鲛人有重宝,一是鲛珠,二是鲛绡。《述异记》说鲛人又叫泉客:“南海出鲛绡纱,泉先潜织,一名龙纱,其价百余金。以为人水不濡。南海有龙绡宫,泉先织绡之处,绡有白之如霜者。”

唐诗宋词中对鲛绡多有吟咏。陆游那一句“春如日,人空瘦,春如日,人空瘦,泪痕红湿鲛绡透”,传唱最广。

《红楼梦》中,湘云联诗时联过一句“海市失鲛绡”。海市一说始于晋代,《三齐略记》载:“海上蜃气,时结楼台,名海市。”此后有了鲛人经营海市的说法。如元代揭佑民诗中说“楼船海市倏忽集,金客鲛人无数行”。《聊斋》“罗刹海市”一篇说:“海中市,四海鲛人,集货珠宝。四方十二国,均来贸易。”

笼统而言,鲛人不等于人鱼。古人一般以人鱼为鱼,视鲛人为人。问题又来了,照《山海经》《搜神记》所说,鲛人乃来自南海的异人,曹植《七启》赋中说“采菱华,擢水草,弄珠蚌,戏鲛人”,鲛人为什么又出现在河边了?

孟姜女为何变成鱼？

孟姜女的故事,家喻户晓,出自《左传》“杞梁妻”:“杞梁妻迎丧于郊,相传她哭夫十日,城墙为之崩塌。”

江浙民间有孟姜女死后化鱼的传说。如淮调:“鲤鱼就是奴家变,细眼红尾苗条身。孟姜女郎成双对,一对鲤鱼跳龙门。”传说孟姜女在沪上就纵身入海,在苏南则跳入太湖,泪化白鱼。

孟姜女姓姜。据《毛传》,“孟姜,齐之长女”。唐代《同贤记》有“姜女下池”之事。姜女在池中洗澡,被身为役人的杞梁所见。姜女要杞梁娶她,“女人之体,不得再见丈夫,君勿辞也”。

《诗经》说“云谁之思?美孟姜矣”,孟姜女能织善绣,还能哭,是不是具备鲛人的基本特征?

古代上巳日,每年三月三日,有水边修禊习俗。修禊为了祛邪,又被古人当作了情人节。《周礼》载:“仲春之月,令会男女,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。”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说:“溱与洧,方涣涣兮;士与女,方秉兰兮。女曰:观乎?士曰:既且。且往观乎?洧之外,洵訏且乐。”当时女子的主动大胆,让人叹为观止。

《尧山堂外纪》载,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,一日游石门洞,泊舟溪旁,见二女浣沙,容貌脱俗。他却以诗相嘲:“我是谢康乐,一箭射双鹤。试问浣沙娘,箭从何处落?”二女不理他,他又吟诗:“浣沙谁氏女?香汗湿新雨。对人默无言,何事甘良苦。”这次二女回诗说:“我是潭中鲫,暂出溪头食。食罢自还潭,云踪何处觅。”吟罢不见。谢灵运为什么要射鱼女?从河伯传说中或可找到线索。传说中的黄河河神就是人鱼。《博物志》载:

“昔夏禹观河,见长人鱼身出,曰‘吾河精’。”河伯曾助大禹治水,献上河图。《楚辞·天问》中又说羿曾射伤河伯,霸占其妻:“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嫫?”雒嫫是河伯之妻,曹植《洛神赋》说的也是她。

古代鱼的形象富隐喻。闻一多《说鱼》指出,古代诗歌常以“鱼”作为“匹偶”或“情侣”的隐语,因为“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”。就此浑水摸鱼的话,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”(《古诗十九首》)牛郎织女也是水边相遇,织女洗澡被逮个正着,织女也善织布,是不是也像鲛人?再想想西施浣纱的事,西施是不是也有鲛人的嫌疑?古时男女之情,不外乎男耕女织,水边幽会,戏鲛人可能只是“戏娇人”罢了。

鲛人梦中来相会

在《山海经》的人鱼记载中,还有一条上古神话线:“有鱼偏枯,名曰鱼妇。颛顼死即复苏。”在这条剧情支线中,人鱼和五帝之一的颛顼建立了联系。

又一说鱼妇是儒艮。雌性儒艮偶有怀抱幼崽于水面哺乳之习惯,故戏称“美人鱼”。这个说法实在没美感。

“其始出也,对兮若松楸。其少进也,断兮若蛟姬。”宋玉《高唐赋》所记,让楚怀王梦之念之的巫山神女,乃是颛顼之女。颛顼又名高唐,高阳,是楚民族的祖先。(有学者认为,颛顼就是女性)

晚唐李元著《三峡记》,记“高唐之女化白鱼”,故事不新鲜:

宋顺帝升平二年,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,投置缸中,以草覆之。及归取烹,见一美女在草下,洁白端丽,年可十六七。自言:“高唐之女,偶化鱼游,为君所得。”亮问曰:“既为人,能为妻否?”女曰:“冥契使然,何为不得。”其后三年为亮妻,忽曰:“数已足矣,请归高唐。”亮曰:“何时复来?”答曰:“情不可忘者,有思复至。”其后一岁三四往来,不知所终。

巫山神女有无数化名,如高唐之女、湘妃、湘夫人等,更似有无数化身。她仿佛出没于长江的塞壬,颠倒众生,区别在于仅以美诱人,并不害人。湘妃“以泪挥竹,竹尽斑”,泪竹会不会传作了“泪珠”?杜甫诗云“神女花钿落,鲛人织杼悲”,神女和鲛人真可能为一体。

“多景楼上弹神曲,欲断哀弦再三促。江妃出听雾雨愁,白浪翻空动浮玉。”苏轼诗中的江妃又作湘妃,因古时湘汉常混称。唐代徐坚《初学记》载:郑交甫过汉皋,遇二女,妖服佩两珠。交甫与之言曰:“愿请子之佩。”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。去十步,探之则亡矣。回顾二女亦不见。

汉代刘向在《列仙传》中讲得更详细,认为《诗经》中“汉有游女,不可求思”说的就是这女子二人。回看谢灵运的水边对诗,不过是“巫山神女”的另一场目击,他有些无礼,没收到定情礼物。

在唐传奇《萧旷》中,洛水女神也来蹀浑水,鲛人、甄妃和龙女上演了“小团圆”。萧旷先遇洛水甄妃,又迎龙宫之女,甄妃介绍说此乃织绡娘子。三人欢聚一晚,分别之际神女赠珠,龙女赠绡。

若论古代诗人的基本修养,没本事遇到或梦到“鲛人”的,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诗人。

来源:北京晚报